

諸子集成

諸子集成

(第三冊)

老子注
老子本義
莊子集解
莊子集釋
列子注

中華書局

莊子集釋

郭慶藩著

莊子集釋序

郭君子灝爲莊子集釋成以授先謙讀之而其年適有東夷之亂作而歎曰莊子其有不得已於中乎夫其遭世否塞拯之末由神彷徨乎禡閱驗小大之無垠究天地之終始懼然而爲是言也騶衍曰儒者所謂中國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赤縣神州外自有九州裨海環之大瀛海環其外惠施曰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而莊子稱之亦言儻與忽鑿混沌死其說若豫睹將來而推厥終極亦異人矣哉子貢爲挈水之棒而漢陰丈人笑之今之機械機事倍於棹者相萬也使莊子見之奈何蠻觸氏爭地於蝸角伏尸數萬逐北旬日今之蠻觸氏不知其幾也而莊子奈何是故以黃帝爲君而有蚩尤以堯爲君而有叢枝宗脰胥敖黃帝堯非好事也然而欲虛其國刑其人其不能以虛靜治決矣彼莊子者求其術而不得將遂獨立於寥闊之野以幸全其身而樂其生烏足及天下且其書嘗暴著於後矣晉演爲元學無解於胡羯之氛唐尊爲真經無據於安史之禍徒以藥世主姪侈儉末俗利欲庶有一二之助焉而其文又絕奇郭君愛翫之不已因有集釋之作附之以文益之以博使莊子見之得毋曰此猶吾之糟粕乎雖然無迹奚以測履無糟粕奚以觀於古矣郭君於是書爲副墨之子將羣天下爲洛誦之孫已夫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冬十二月長沙愚弟王先謙謹撰

莊子序

夫莊子者可謂知本矣故未始藏其狂言雖無會而獨應者也夫應而非會則雖當無用言非物事則雖高不行與夫寂然不動不得已而後起者固有閒矣斯可謂知無心者也夫心無爲則隨感而應應隨其時言唯謹爾故與化爲體流萬代而冥物豈曾設對獨違而游談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經而爲百家之冠也然莊生雖未體之言則至矣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而明內聖外王之道上知造物無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綽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而不教故曰不知義之所適猖狂妄行而蹈其大方含哺而熙乎澹泊鼓腹而游乎混芒至人極乎無親孝慈終於兼忘禮樂復乎已能忠信發乎天光用其光則其朴自成是以神器獨化於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長也故其長波之所蕩高風之所扇暢乎物宜適乎民願弘其鄙解其懸灑落之功未加而矜夸所以散故觀其書超然自以爲已當經崑崙涉太虛而游惚恍之庭矣雖復貪婪之人進躁之士暫而攬其餘芳味其溢流彷彿其音影猶足曠然有忘形自得之懷況探其遠情而玩永年者乎遂綿邈清遐去離塵埃而返冥極者也河南郭象子玄撰

莊子序

夫莊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暢无爲之恬淡明獨化之旨冥鉗鍵九流括囊百氏諒區中之至教實象外之微言者也其人姓莊名周字子休生宋國睢陽蒙縣師長桑公子受號南華仙人嘗戰國之初降襄周之末歎蒼生之業薄傷道德之陵夷乃慷慨發憤爰著斯論其言大而博其旨深而遠非下士之所聞豈淺識之能究所言子者是有德之嘉號古人稱師曰子亦言子是書名非但三篇之總名亦是百家之通題所言內篇者內以待外立名篇以編簡爲義古者殺青爲簡以章爲編編簡成篇猶今連紙成卷也故元愷云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內則談於理本外則語其事迹事雖彰著非理不通理既幽微非事莫顯欲先明妙理故前標內篇內篇理深故每於文外別立篇目郭象仍於題下卽注解之逍遙齊物之類是也自外篇以去則取篇首二字爲其題目駢拇馬蹄之類是也所言逍遙遊者古今解釋不同今汎舉絃綱略爲三釋所言三者

第一顧桐柏云逍者銷也遙者遠也銷盡有爲累遠見無爲理以斯而遊故曰逍遙

第二支道林云物物而不物於物故逍然不我待玄感不疾而速故遙然靡所不爲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第三穆夜云逍遙者蓋是放狂自得之名也至德內无時不適忘懷應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遙遊內篇明於理本外篇語其事迹雜篇雜明於理事內篇雖明理本不无時迹外篇雖明事迹甚有妙理但立教分篇據多論耳所以逍遙建初者言達道之士智德明敏所造皆通遇物逍遙故以逍遙命物夫無待聖人照機若鏡既明權實之二智故能大齊於萬境故以齊物次之既指馬蹄天地混同庶物心靈凝澹可以攝衛養生故以養生主次之既善惡兩忘境智俱妙隨變任化可以處涉人閒故以人閒世次之內德圓滿故能支離其德外以接物既而隨物昇降內外冥契故以德充符次之止水流鑑接物无心忘德忘形契外會內之極可以匠成庶品故以大宗師次之古之真聖知天知人與造化同功卽寂卽應既而驅馭羣品故以應帝王次之駢拇以下皆

以篇首二字爲題既無別義今不復次篇也而自古高士晉漢逸人皆莫不耽翫爲之義訓雖注述無可闕然並有美辭咸能索隱玄英不揆庸昧少而習焉研精覃思三十矣依子玄所注三十篇輒爲疏解摠三十卷雖復詞情疏拙亦頗有心跡指歸不敢貽厥後人聊自記其遺忘耳唐西華法師成玄英撰

莊子集釋目次

內篇

逍遙遊第一	一
齊物論第二	二一
養生主第三	五四
人間世第四	六一
德充符第五	八五
大宗師第六	一〇一
應帝王第七	一二九
外篇	

駢拇第八	一三九
馬蹄第九	一四九
胠篋第十	一五四
在宥第十一	一六五
天地第十二	一八一
天道第十三	二〇四
天運第十四	二一八
刻意第十五	二三七

繕性第十六	二四一
秋水第十七	二四七
至樂第十八	二六八
達生第十九	二七七
山木第二十	二九二
田子方第二十一	三〇六
知北遊第二十二	三一八
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三三四
徐无鬼第二十四	三五四
則陽第二十五	三七八
外物第二十六	三九六
寓言第二十七	四〇七
讓王第二十八	四一四
盜跖第二十九	四二六
說劍第三十	四三九
漁父第三十一	四四三
列禦寇第三十二	四四九
天下第三十三	四六一

莊子集釋

湘陰郭慶藩子孟純輯

內逍遙遊第一〔釋文〕

內者對外立名說文篇書也

字從竹從艸者草名耳非也

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勝負於其閒哉

諸名賢所可鑽味而不能拔理於郭向之外支道林在白馬

寺中將馮太常共語因及逍遙支卓然標新理於二家之表立異論於衆賢之外皆是諸名賢尋味之所不得

後遂用支理劉孝標注云向子期郭子玄逍遙義曰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鷲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

當其分逍遙一也然物之芸芸同資有待得其所待然後逍遙耳唯聖人與物異而循大變為能無待而常通

豈獨自通而已也從有待者不失其所待不失則同於大通矣支氏逍遙論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

建言大道而寄指鸚鵡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於體外鵬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於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

興遊無窮於放浪物物而不物於物則逍遙然不我得玄慮不為不疾而速則逍遙然靡不適此所以為逍遙也若

夫有欲當其所足足於所足快然有似天真猶鐵者一飽渴者一盈豈忘蒸〔釋文〕逍音銷亦遙如字亦作逍

嘗於糗糧絕餽而於醪醴哉苟非至足豈所以逍遙乎此向郭之往所未盡〔釋文〕逍音銷亦遙如字亦作逍

遙二字說文不收作逍搖者是也禮檀弓逍搖於門漢書司馬相如傳逍搖乎襄平京山引太玄翕首雖欲逍

搖天不之茲漢開母石關則文耀以逍搖文選宋玉九辯聊逍搖以相半後漢東平憲王蒼傳逍搖相半字並

從水作消從手作搖唐釋湛然止觀輔行傳宏決引王晉夜云消搖者調暢逸豫之意夫至理內足無時不適

止漫應物何往不通以斯而遊天下故曰逍搖又曰理無幽隱消然而當形無鉅細搖然而通故曰逍搖解消

搖義視諸遊如字亦作遊逍遙遊者篇名義取閒放不拘怡適自得慶藩案家世父侍郎公曰天下篇莊子

儒為長遊自言其道術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首篇曰逍遙遊者莊子用其無端崖之詞以自喻也

往謂小大雖殊逍遙一也似失莊子之旨又案文選潘安仁夫小大符之場反事稱尺盡各當丁須其分

符問我與賦注引司馬彪云言逍遙無為者能遊大道也釋文闕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

鯢猶海也取其類無涯故為之鯢

百丈巨海之內有此大魚欲明物性自然故標為章首玄中記云東方有大魚焉行者〔釋文〕北冥本亦作溟

一日過魚頭七日過魚尾產三日暮梅為之變紅故知大物生於大處豈獨北冥而已〔釋文〕北冥經反北海也

嵇康云取其類無涯也梁簡文帝云宵冥無極故謂之冥東方朔十洲記云水黑色謂之冥海無風洪波百丈

慶藩案意琳一切經音義三十一大乘入楞伽經卷二引司馬云鯢謂南北極也去日月遠故以鯢為名也釋

關文

鯢

徐音昆李侯溫反大魚名也崔譔云鯢當爲鯢簡文同慶藩案方以智曰鯢本小魚之名莊子用爲大魚之名其說是也爾雅釋魚鯢魚子凡魚之子名鯢魯語魚蒸鯢鮪韋昭注鯢魚子也張衡東京賦擗鯢鮪薛綜注鯢魚子也說文無鯢篆段玉裁曰魚子未生者曰鯢鯢即卵字許慎作𩺰古音讀如關亦讀如昆禮內則鯢魚卵醬鄭讀卵若鯢凡未出者曰卵已出者曰子鯢即魚卵故叔重以𩺰字包之莊子謂絕大之魚爲鯢此則齊物之寓言所謂任舛自恣以適己者也釋文引李頤云鯢大魚名也崔譔簡文並云鯢當爲鯢皆失之其幾下同

吾所未詳也夫莊子之大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爲而自得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會歸而遺其所寄不足事事曲與生說自不害其宏旨皆可略之耳

〔釋文〕鵬步登反徐音朋郭甫登反崔音鳳云鵬即古鳳字非來儀之鳳也說文云朋及鵬皆古文鳳字也朋鳥象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朋爲朋黨字字林云鵬朋黨也古以爲鳳字盧文昭曰以朋舊作以鵬今案文義改正慶藩案廣川書跋寶鯢鍾夫莊音符發句性分符問反達觀反古亂宜要一遙鵬之背銘通雅四十五並引司馬云鵬者鳳也釋文闕夫莊之端皆同

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

怒翅翼奮迅毛衣既欲搏風方將擊水遂乃斷絕雲氣背負青天奮翮期鋏凌摩霄漢垂陰布影若天涯之降行雲也

〔釋文〕垂天之雲魚論其大以表頭尾難知鳥言其背亦示修短巨側故下文云未有知其修者也鼓

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釋文〕垂天之雲司馬彪云若雲垂天旁崔云垂猶邊也其大如天一面雲也

負其翼此豈好奇哉直以大物必自生於大處大處亦必自生此大物理固自然不患其失又何厝心於其閒哉

〔釋文〕運轉也是指斥也即此鵬鳥其形重大若不海中運轉無以自致高昇皆不得不然非樂然也且形既遷革情亦隨變昔日爲魚適泳北海今時作鳥騰翥南溟雖復昇沈性殊迥遙一也亦猶死生聚散所遇斯適千變萬化未始非吾所以化魚爲鳥自北徂南者鳥是凌虛之物南即啓明之方魚乃滯溺之蟲北蓋幽冥之地欲表向明背暗捨癯求進故舉南北鳥魚以示爲道之運耳而大海洪川原夫造化非人所作故曰天池也

〔釋文〕海運司馬云運轉也向秀云非海不行故曰海運簡文云運徙也慶藩案玉篇運行也渾天儀云天運如徙後也段注作行作止而竟止則後其所矣下文引齊諧六月息之豈好呼報反大處下同何厝又作措言可證郭氏謂非冥海不足以運其身釋文引司馬向秀之說皆失之

豈好呼報反大處下同何厝又作措

盧文昭曰案說文鴈石也措置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鴈之徙於南冥也水俗多通用今莊子注作指與說文合

擊二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夫翼大則難舉故搏扶搖而後能上九萬里乃足自勝耳

既有斯翼豈得決然而起數仞而下哉此皆不得不不然非樂然也齊諧之書也亦言書名也齊國有此

風也齊諧所著之書多記怪異之事莊子引以爲證明已所說不虛大鵬既將適南冥不可決然而起所以舉擊

兩翅動蕩三千踞踞而行方能離水然後緣戾宛轉鼓怒徘徊風氣相扶搖動而上塗經九萬時隔半年從容志

滿方言憩止適足釋文齊諧文諧之言曰則當作人名爲允若是書名不得但稱諧志怪志記也水擊將飛

而己豈措情乎哉音亮踏音水踞踞也踞踞從端反司馬云搏飛而上也音博崔云附翼徘徊而上也慶藩案慧琳一切經音義七

舉翼擊水踞踞也踞踞從端反司馬云搏飛而上也音博崔云附翼徘徊而上也慶藩案慧琳一切經音義七

音亮踏音水踞踞也踞踞從端反司馬云搏飛而上也音博崔云附翼徘徊而上也慶藩案慧琳一切經音義七

扶搖也范彥龍古擊猶動也釋文闕又文選江文通雜體詩注引司馬云搏圓也扶搖上行風也圓飛而上行者若

七初學記一竝引司馬曰扶搖上行風也諸書所引互有異同與釋文亦小異又案說文搏以手圓之也古借

作專漢書天文志騎氣卑而布卒氣搏如淳注搏專也集韻搏擅也擅亦有專義又曰聚也搏扶搖而上言

文所引未得搏字之義扶搖徐音遙風名也司馬云上行風謂之扶搖爾雅云扶搖謂之鸛郭而上時掌反自勝

音升決然喜缺反數仞下同非樂音嶽反去以六月息者也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小鳥

一飛半朝搶榆枋而止此比所能則有閒矣其於適性一也不至而控於地對文莊文多不能專於字句求之一

釋文搶反七羊枋音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此皆鵬之所馮以飛者耳野馬

者游氣也爾雅云邑外曰郊郊外曰牧牧外曰野此言青春之時陽氣發動遙望藪澤之中猶如奔馬故謂之

參差形性不同資待宜異故鵬鼓垂天之翼託風氣以逍遙張決起之翅搶榆枋而自釋文野馬司馬云春

得斯皆率性而動稟之造化非有情於返還豈措意於矚矜體斯趣者於何而語夸企乎野馬月澤中游

應 盧文昭曰
今往作憑改正

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

已矣圖今觀天之蒼蒼竟未知便是天之正色邪天之爲遠而無極邪鵬之自上以視地亦若人之自此視天

則止而圖南矣言鵬不知道里之遠近趣足以自勝而逝圖仰視圓穹甚爲遼遠舉空高遠算數無窮蒼蒼花味

人之仰觀人既不辨天之正色鵬亦詎知地之遠釋文色邪餘嗟反助句不定之辭後放此盧且夫水

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

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圖此皆明鵬之所以高飛者翼大故耳夫質小者所資不待大則質大者所

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若乃失乎忘生之主而營生於至當之外事不任力動

不稱情則雖垂天之翼不能無窮決起之飛不能無困矣圖且者假借是聊略之辭夫者開發在語之端緒積聚

芥草也膠黏也此起譬也夫翻覆一杯之水於坳堂地之間將草葉爲舟則浮沉靡滯若還用杯爲舟理釋

必不可何者水淺舟大則黏地不行故也是以大舟必須深水小芥不特供旋苟其大小得宜則物皆逍遙釋

文且夫符音覆芳服反杯崔本坳堂於交反又爲了反李又伊九反崔云堂道謂之芥吉蓮反徐古蓮反一音

徐李古孝反一音如字崔稱事尺證反其濟子細反本又之生本亦作至當丁復反風之積也不厚則

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圖此合喻也夫水不深厚則大舟不可載浮

伏起搶榆之上大鵬九萬風鼓扇其下也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

南圖夫所以乃今將圖南者非其好高而慕遠也風不積則天闕不通故耳此大鵬之逍遙也圖培重也天折

賴扶搖故能昇翥重積風吹然後飛行既而上負青天天下乘風脊一凌霄漢六月方止網釋文而後乃今培音

羅不逮畢弋無侵折塞之禍於何而至良由資待合宜自致得所逍遙南海不亦宜乎釋文而後乃今培音

重也徐扶杯反又父宰反三音扶北反風絕句慶禧案王念孫曰培之言馮也馮乘也見周官馮相氏注

本或作陪 盧文昭曰今本三作一非風在鵬下故言負鵬在風上故言馮必九萬里而後在風之上在風之

上而後能馮風故曰而後乃今培風若訓培爲重則與上文了不相涉矣馮與培聲相近故義亦相通漢書周勃傳更封繡爲副城侯顏師古曰副呂忱音陪而楚漢春秋作馮城侯陪馮聲相近是其證也（馮字古音在蒸都陪字古音在之部之部之音與蒸都相近故陪馮聲相近說文曰陪滿也王注離騷曰馮滿也陪馮聲相近故皆訓爲滿文韻注漢書文帝紀曰陪輔也張晏注百官公卿表曰馮輔也說文曰馮輔也陪馮聲相近故皆訓爲輔說文曰馮從人朋聲讀若陪位鄰從邑崩聲讀若陪漢書王尊傳南山羣盜崩宗等鼓林曰備音朋晉灼曰音倍墨子尚賢篇守城則倍畔非命篇倍作崩皆其例也今案說文培益也培風者以風益大翼之力助其高飛也陸氏訓重未明當從王氏爲允 背負青天 一讀以背天 於表反司闕徐於葛反一音謁司馬云止也李云塞也 慶藩案文止使不遁者也視 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 釋文所引爲詳

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 荀足於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於小鳥小鳥無羨於天池

而榮願有餘矣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 蜩蟬也生七八月紫青色一名蜩螗蜩也即今之班鳩是也決

蜩鳩聞鵬鳥之宏大資風水以高飛故嗤彼形大而効勞欣我質小而逸豫且騰躍不過數仞突榆枋而栖集時

困不到前林投地息而更起逍遙適性樂在其中何須時經六月途遙九萬跋涉辛苦南適胡爲以小笑大夸企

自息而不逍遙 釋文 蜩音條司學鳩名滑離司馬云學鳩小鳩也李云鵲鵬也毛詩草木疏云鵲鵬班鳩也簡

者未之有也 文云月令云鳴鳩拂其羽是也 慶藩案俞樾曰釋文曰學本或作鵲音預據文選江文通雜體詩鵲斯萬下飛

李蒼注即以莊子此文說之又引司馬云鵲鳩小鳥毛萇詩傳曰鵲斯鵲居鵲鳥也音豫然則李氏所據本

固作鵲不作學也今釋文引司馬云鵲鳩小鳩也此經後人竄改非其原文矣今案鵲文音亦或然則李氏所據本

鵲山鵲知來事鳥或作鵲爾雅釋鳥鵲山鵲作學者蓋鵲段借字鳩爲五鳩之總名鵲鳩當是兩物釋文引鶯輪

似未我決向徐喜缺反李呼搶七良反司馬李云鶯集也崔云著也支道云搶突也 俞樾曰王氏引之經傳說

分曉我決穴反李頤云疾貌 釋詞曰則猶或也引史記陳丞相世家則恐後悔爲證此文則字亦當訓爲或榆

徐音輪 徐音方李云檀木也崔云本也或曰木名 控 苦貢反司馬云投也又云引也崔云叩也 俞樾曰而

本名也 盧文弨曰今本作崔云木也與下複係字誤 控字下當有圖字上文而後乃今將圖南此即承上文而

適莽蒼者三食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

里者二月聚糧 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也 適往也莽蒼郊野之色遙望

往於郊野來去三食路既非遙腹猶充飽百里之行路程稍遠春擔糧食爲一宿之借適於千里之途路

既迢遙聚糧三月之糧方充往來之食故郭注云所適彌遠則聚糧彌多故其翼彌大則積氣彌厚者也 釋文

莽莫復反或

蒼七蕩反或如字司馬云莽蒼近郊之色也李

三淦七丹

果然

徐如字又苦火反春

東窓糧音之

一蟲又何知

二蟲謂鵬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夫趣之所以異豈知異而異哉皆不知所以然

而自然耳自然耳不爲也此逍遙之大意郭注云二蟲鵬蜩也對大於小所以均異趣也且大鵬搏風九萬小

而自勝天機自張不知所以既無意於高卑豈有情於優劣逍遙之致其在茲乎而呼鵬爲蟲者大戴禮云東方

鱗蟲三百六十應龍爲其長南方羽蟲三百六十鳳皇爲其長西方毛蟲三百六十麒麟爲其長北方甲蟲三百

六十靈龜爲其長中央鰲蟲三百六十聖人爲其長通而爲語故名鵬爲蟲也俞樾曰二小知不及大

知小年不及大年物各有性性各有極皆如年知豈歧尚之所及哉自此已下至于列子歷舉年知

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傾者也然後統以無待之人遺彼忘我冥此羣異異方同得而我無功名是故

統小大者無小無大者也苟有乎大小則雖大鵬之與斥鷃宰官之與御風同爲物累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

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於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

者無極者也若夫逍遙而繫於有方則雖放之使遊而有所窮矣未能無待也夫物受氣不同稟分各異智則

朝菌冥靈宰官榮子皆如年知豈企尙之釋文小知音智本亦作智下大知有明有暗年則或短或長故舉

所及哉故知物性不同不可強相希效也後同累物劣爲反奚以

知其然也奚何也然如此也此何以知年知不知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

小年也此答前問也朝菌者謂天時濫用於糞堆之上熱蒸而生陰溼則生見日便死亦謂之大芝生於

也蟪蛄夏蟬也生於麥梗亦謂之麥節夏生秋死故不知春秋也釋文朝菌徐其隕反司馬云大芝也天陰生

菌則朝生暮死蟬則夏長秋殂斯言壽命短促故謂之小年也月之終始也崔云糞上芝朝生暮死晦者不及朔朝者不及晦支遁云一名舜英朝生暮落潘尼云木槿也一切經音義八十四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三引司馬云朝菌大芝也紅東呼爲土菌一曰道廚又御覽九百九十八

道應篇引此朝菌作朝秀（今本淮南作朝菌乃後人據莊子改之文選辯命論注及太平御覽蟲部六引淮南並作朝秀今據改）高注曰朝秀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狀似蠶蛾一名華母據此則朝秀與蟪蛄皆蟲也朝菌朝秀語之轉耳非謂芝菌亦非謂木槿也上文云之二蟲又何知謂蠅與蟪蛄此云不知晦朔必謂朝菌之蟲蟲者微有知之物故以知不知言之若草木無知之物何須言不知乎今案王說是也廣雅正作朝蟪以其為蟲故晦朔晦冥也朔旦也盧文昭曰此以一日之蚤暮言不若以一月之終始言蓋朝惠本亦作蟪同字從虫耳蟪音姑者不及暮然固知朝矣暮生者不及朝然固知暮矣故晦朔不當從日為解盧文昭曰今本作蟪係說蟪音姑者司馬云惠姑寒蟪也一名蟪蟪春生夏死夏生秋死崔云蟪蟪也或曰山蟪秋鳴者不及春春文鄭附注蟪鳴者不及秋廣雅云蟪蟪也蟪蟪即楚辭所云寒蟪者也蟪音提蟪音勞又音遠蟪音彫蟪音將慶藩案御覽九百四十九引司馬云惠姑亦名蟪蟪春生夏死夏生秋死故不知歲有春秋也與釋文所引小異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

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

冥靈大椿並木名也以其葉生為春以葉落為秋冥靈生於楚之南以二千歲為一年也而古者伏義時也大椿之木長於上古以三

萬二千歲為一年也冥靈五百歲而花生大椿八千歲而葉落並以春秋除年故謂之大年也（釋文）冥

李頤云冥靈木名也江南生以葉生為春葉落為秋此木以二千歲為一年盧文昭曰案說文云以五百歲為春以五百歲為秋言春秋則包乎冬夏矣則當云以千歲為一年下大椿亦當云此木萬六千歲為一年不

當云三萬二千歲慶藩案齊民要術靈作冷大椿丑倫反司馬云木一名檮檮木槿也崔音攝華同李云生紅引司馬云木生江南千歲為一年釋文偏引

要術引司馬云木槿也以萬六千歲為一年一名蒜椿與釋文所引小異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

知不相及若此之懸也比於衆人之所悲亦可悲矣而衆人未嘗悲此者以其性各有極也苟知其極則毫分不可相歧天下又何所悲乎哉夫物未嘗以大欲小而必以小義大故舉小大之殊各有定分非義欲所及則義欲

之累可以絕矣夫悲生於累累絕則悲去悲去而性命不安者未之有也

彭祖者姓鍾名鏗帝顓頊之玄孫也鍾鏗性能調鼎進雉羹於堯堯封於彭城其道可祖故謂之彭祖歷夏經殷至周年八百歲矣特獨也以其年長壽所以聲獨聞於世而世人比匹彭祖

可企及於是均椿菌轔彭（釋文）彭祖李云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世本云

也崔云堯臣仕殷世其人甫壽七百年王逸注楚辭天問云彭鏗即彭祖事帝堯彭祖至七百歲猶曰梅不壽惟杖晚而唾遠云帝嚳之元孫盧文昭曰玉篇鏗子踐切姓也與此正合是古讀皆然或據廣韻改作音鏗非是

慶藩案神仙傳曰彭祖諱鏗帝顓頊之元孫至殷末年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遂往流沙之西非壽終也今案史記楚世家顓頊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帝嚳所殺以其弟吳回後重黎爲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彭祖以世系推之彭祖乃顓頊元孫陸終之子禮所謂來孫也成疏緣神仙傳作顓頊之元孫誤釋文引王逸楚辭章句以爲帝嚳之元孫亦非（帝嚳爲顓頊之姪名俊彭祖乃顓頊子稱之元孫帝嚳之姪元孫也）特聞如字崔本之懸音豪分符問反又湯之問棘也是已。湯之問棘亦云物各有極任之則條暢故莊子以所問爲是也。傷是帝嚳之後契之苗裔姓子名履字天乙母氏扶都見白氣貫月感而生湯豐下兌上景亳之地會桀於昆吾之墟大戰於鳴條之野桀奔於南巢湯既克桀讓天下於務光務光不受湯即位乃都於亳後改爲商殷開墓之主也棘者湯時賢人亦云湯之博士列子謂之夏革棘聲類蓋字之誤也而棘既是賢人湯師事之故湯問於棘詢其至道云物性不同各有素分循而（釋文）棘諧之徒識冥靈大椿者名也簡文云直往因而任之殷湯請益深有玄趣莊子許其所問故云是已。一曰湯廣大也棘狹小也。俞樾曰李云湯時賢人是簡文云湯大也棘狹小也以湯棘爲寓名殆未讀列子者（此篇全本列子上文所說鯢鰓及冥靈大椿皆湯問篇文）慶藩案列子湯問篇殷湯問夏革張注夏革即夏棘字子棘湯時賢大夫革棘古同聲通用論語棘子成漢書古今人表作革子成詩匪棘其欲禮坊記引作匪革其猶漢書袁侯革朱史記索隱革音棘皆其證。窮髮之北有冥海

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鯢。髮長也地以草爲毛。本不生故名窮髮所謂不毛之地鯢魚廣闊數千未有知其長者明其大也然冥海鯢鰓前文（釋文）窮髮李云已出如今重顯者正言前引齊諧足爲典實今牽列子再證非虛鄭重殷勤以成其義者也。毛也司馬云北極之下無毛之地也崔云北方無毛地也案毛草也地理書云山以草木爲髮。慶藩案窮髮之北列子作窮髮北之北北史蠕蠕傳蠕蠕者匈奴之裔根本其尋窮之窮髮之野逐之無人之鄉窮髮言極荒遠之地其廣反數千色主反。有鳥焉。其名爲鵬。背若太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鵬背宏巨狀若嵩華旋風曲戾猶如羊角既而凌摩蒼昊絕雲霄鼓怒放暢圖度南海故禦寇湯問篇云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釋文）羊角上行若羊角而上時掌反。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翔於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各以得性爲至自盡爲極也向言二蟲殊翼

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各以得性爲至自盡爲極也向言二蟲殊翼